全隋文/卷六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隋文　卷六

煬帝楊廣（三）

卷六

楊廣〈三〉

璽書答啟民可汗〈大業三年七月〉

磧北未靜，猶須征戰，但使好心孝順，何必改變衣服也。〈《隋書・突厥傳》，啟民可汗上表，請依大國服飾璽書答。〉

賜來護兒璽書〈大業九年〉

公旋師之時，是朕敕公之日，君臣意合，遠同符契。梟此元惡，期在不遙，勒名太常，非公而誰也！〈《北史・來護兒傳》，楊玄感反，進攻洛陽，護兒即日回軍，令子弘及整馳驛奏聞。帝甚悅，乃降璽書。〉

賜書召釋慧覺〈慧覺姓孫，秣陵人，住攝山棲霞寺。煬帝鎮江都，賜書。〉

法師安善，寒暑惟宜，承棲遲龜山之域，闡揚龍樹之旨。其義端雄辨，獨演暢於稽陰；談柄微言，偏引汲於鏡水。弟子欽風藉甚，味道尤深。今於城內建慧日道場，延屈龍象，大弘佛事，盛轉法輪。上人名稱普聞，眾所知識。今遣迎候，迟能光拂也。〈《續高僧傳》〉

與天台山眾令書

僧使灌頂智口至，覽十一月三日書，並陳靈龕應跡，現形放光，彈指流音，應念傳響。斯實不思議力，變化多方，感悟有緣，示希有事。慎終追遠，感嘆相深！在昔雙林，示滅非滅，多寶獨塔，俟時涌現。爰在狼跡，迦葉分身，乃至鷲山，迦文留影，眉毫散彩，指端震室，豈非像教能度無邊？是大因緣，聞善知識，永惟宿昔，獲承師範，德音盈耳，神光在目。方憑靈瑞，繫踵菩提。肅承靈誥，宣慰南服。山眾法徒，同志為友，會成等侶，方共舟航。歲暮凝寒，念皆道勝，天台名岳，海岸所推，修建大林，多慚重閣。三時設供，四事不周，想甘禪悅，以同法喜。其間敬德，信次相間。今遣員外散騎侍郎張乾威送僧使還山，於舊所設供，庶同甘露，能變粗澀，亦憑香積，證道融銷。書不盡言，反此無悉。楊廣和南。〈《國清百錄》〉

又令書

灌頂智口等至，枉寺眾來書，財施為輕，法門標重。檀波羅蜜般若尊成，不具兩緣，寧俱解脫，施受咸共忘言。理至跡指，寧復辭弗。楊廣和南。〈《國清百錄》〉

下令延請釋灌頂開講法華〈仁壽二年〉

夏序炎赫，道體休宜。禪悅資神，故多佳致。近令慧日道場莊論二師講《淨名經》，全用智者義疏，判釋經文。禪師既是大師高足，法門委寄，今遣延屈，必希霈然。並《法華經疏》，隨使入京也。佇遲來儀，書不盡意。〈《續高僧傳》〉

施濟法寺僧法藏靈壽杖教

每策此杖，時賜相憶。〈《續高僧傳》〉

手書召徐則

夫道得眾妙，法體自然，包涵二儀，混成萬物，人能弘道，道不虛行。先生履德養空，宗玄齊物，深明義味，曉達法門。悅性沖玄，怡神虛白，餐松餌術，棲息煙霞。望赤城而待風雲，游玉堂而駕龍鳳，雖復藏名台岳，猶且騰實江淮，藉甚嘉猷，有勞寤寐。欽承素道，久積虛襟，側席幽人，夢想岩穴。霜風已冷，海氣將寒，偃息茂林，道體休。昔商山四皓，輕舉漢庭，淮南八公，來儀藩邸。古今雖異，山谷不殊。市朝之隱，

前賢已說，導凡述聖，非先生而誰！故遣使人往彼延請，想無勞束帛，賁然來思，不待蒲輪，去彼空谷。希能屈己，佇望披雲。〈《隋書・徐則傳》，《文苑英華》六百八十八〉

下書葬徐則

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，虛確居宗，沖玄成德，齊物處外，檢行安身。草褐蒲衣，餐松餌術，棲隱靈岳，五十餘年。卓矣仙才，飄然勝氣，千尋萬頃，莫測其涯。寡人欽承道風，久餐德素，頻遣使乎，遠此延屈，冀得虔受上法，式建良緣。至止甫爾，未淹旬日，厭塵羽化，反真靈府。身體柔軟，顏色不變，經方所謂尸解地仙者哉！誠復師禮未申，而心許有在，雖忘怛化，猶愴於懷，喪事所資，隨須供給。霓裳羽蓋，既且騰雲，空椁餘衣，詎藉墳隴！但杖舄猶存，示同俗法，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。〈《隋書・徐則傳》〉

下書釋慧則

皇帝敬問婺州雙林寺慧則法師：朕尊崇聖教，重興三寶，欲使一切生靈，咸蒙福力。法師舍離塵俗，投志法門，專心講誦，宣揚妙典，精誠如此，深副朕懷。既利益群生，當不辭勞也。猶寒，道體如宜。今遣使人，指宣往意。〈《淳化閣帖》五〉

上言更定清廟歌辭

清廟歌辭，文多浮麗，不足以述宣功德，請更議定。〈《隋書・音樂志下》，仁壽元年，煬帝初為皇太子，從饗於太廟，聞而非之，乃上言。〉

遺陳尚書江總檄

南北雖殊，風雲在望。載懷虛遲，寤寐為勞。獻歲猶寒，比當清豫，匡贊乎國，良亦殷勤。寡人忝膺朝寄，董律專征，跋涉山川，今次江際。公等文儒自立，器用適時，冠蓋二世，齒德兼重。孔、老殊教，名、墨異家，金匱珠韜，銀編玉策，莫不誉於舌杪，散在筆端。遂古成敗之機，近代安危之跡，照同懸鏡，明若觀火，無待指南，自應神悟，猶恐思之未審，差以毫厘，聊煩翰墨，略申梗概。自穹昊生民，樹之司牧，羲軒以降，書契可紀，咸一姓承立，四海無兩帝。漢道云季，三方鼎立，時惟板蕩，世匪休明。當

涂起而蜀亡，典午興而吳滅。永嘉喪亂，紫宸曠王。劉、石、符、姚之儔，偽夏、僭燕之醜，妄塵大寶，事乖圖恚。魏室乘時，兆基朔野，經始嵩洛，未暇江湖。有周受命，敵非齊氏，務在兼併，不遑外略。蕞爾吳越，自相君長，竊擬王者之儀，妄談天子之氣，偷安假息，綿歷世祀。我大隋之肇開寶祚，光有神州。皇帝感曜魄之靈，應太微之座，千年啟聖，萬代一時，深仁至德，寧濟群品。越海窮河，東漸西被，旄頭之屬，歷代之霸，作我臣民，匍匐服裳。惟彼江表，獨隔皇風。夫物極則反，否終斯泰。郭璞有云：「年經三百，天下大同。」茲實玄運，已定於前。聖主膺期而出，欲以區區之陳國，違上天之冥數，其不可存者一也。大必包小，天地之常規；明能通暗，日月之常理。論道德，以唐陶而征有苗；語眾寡，舉海內而當群小。在長江舟楫之用，矜其積習，而山川共有。我據上游，鼓棹之能，吳楚不異，高艫巨舫，東西萬里，扼喉撫背，水陸千途。彼之兵士，不過十萬，首尾分佈，所在危急。加以屯戍邊方，淹積歲序，風雨以為櫛沐，蝨生於甲冑，望我寬仁，思倒戈戟，通在戎行，更成敵國。守以時月，則魚爛土崩；接以鋒刃，則烏驚鹿走。理在必然，不假枚卜。此不可存者二也。豐侯好酒，實喪厥邦；梁伯役民，潰其宗社。彼之偽主，覆車是襲，日夜沉湎，曾無節度，繕造宮室，莫知窮已。竭四民之產，荒縱其心；斂百姓之哀，以為己樂。寶衣玉食，填積後宮，短褐粗飧，不充編戶。一芥之善，蔑爾無聞；五子之歌，宛然悉備。雖欲勿喪，其可得乎？此不可存者三也。偽主忌能護短，酷法淫刑，骨鯁之臣，盡見疏斥，諫諍之士，皆被屠害，遐邇結舌，衣冠解體，人妖鬼怪，觸類呈災，稚齒耆年，咸知殘滅。此不可存者四也。以此小邦，攝於大國，邊烽夜動，照彼都城，戍鼓晨嚴，震其宮殿，累棋其二，方此未危，懸縷千鈞，比斯非切，而莫知憂恐，更自驕矜，曾無事大之心，專行犯上之志。侵軼我邊鄙，招納我叛亡。國家爰自受命，每從含養，敦以鄰睦，申其聘好，冀能守彼宗祊，靜其疆域，而長惡益甚，縱毒彌深。吳、會雄俊之人，湘、郢耿介之士，乞師請命，盈庭滿闕。帝乃憫然，矜彼黎獻，授鉞推轂，弔民伐罪，已有別詔，惟廢偽主之身，自餘士庶，普從肆眚。向所陳說，咸是格言，非曰游談，共相欺誤。且劉叔納譙周之計而獲存，孫皓用薛瑩之詞而致福。此二子者，終有良臣之譽，皆無陷君之譏。何則？所恥者小，所存者大。若憲章往彥，聿遵前軌，則為主享封侯之業，祖祢延血食之期，江東士民，實受其賜。公等身保榮貴，名垂竹帛，豈不美歟？若膠柱不移，守迷莫變，率其蟻眾，敢拒王師，軍有常刑，悔無及矣。禍成俄頃，宜早圖之。使人今還，遲有委曲，言不盡意，豈復多云。楊廣白。〈《開業平陳記》，《文苑英華》〉

詐為蜀王秀檄文

逆臣賊子，專弄威柄。陛下唯守虛器，一無所知。〈《隋書・庶人秀傳》〉

指期問罪。〈同上〉

遺史祥書

將軍總戎塞表，胡虜清塵，秣馬休兵，猶事校獵，足使李廣慚勇，魏尚愧能，冠彼二賢，獨在吾子。昔余濫舉，推轂治兵，振皇靈於塞外，驅犬羊乎大漠。於時同行軍旅，契闊戎旃，望龍城而沖冠，眄狼居而發憤。將軍英圖不世，猛氣無前，但物不遂心，黽勉從事。每一思此，我勞如何。將軍宿心素志，早同膠漆，久而敬之，方成魚水。近者陪隨鑾駕，言旋上京，本即述職南蕃，宣條下國，不悟皇鑒曲發，備位少陽，戰戰兢兢，如臨冰谷。至如建節邊境，征伐四方，褒帷作牧，綏撫百姓，上稟成規，下盡臣節，是所願也，乃竊甘心。仰慕前修，庶得自效。謬入守神器，元良萬國，身輕負重，何以克堪！所望故人匡其不逮。比監國多暇，養疾閒宮，厭北閣之端居，罷南皮之馳射。博望之苑，既乏名賢，飛蓋之園，理乖終宴。親朋遠矣，琴書寂然，想望吾賢，疹如疾首。〈《隋書・史祥傳》，仁壽中，率兵屯弘化以備胡。煬帝時在東宮，遺祥書。〉

與釋智顗書〈三十五首〉

金風御節，玉露調時，道體休和，安樂行不？法師抗志名山，栖心慧定，法門靜悅，戒行薰修。藉甚徽猷，久承音德，欽風已積，味道為勞，冀托舟航，用披雲霧。故遣使人，往彼延屈，希能輕舉，以沃虛衿。佇望來儀，不乖眷意也。弟子楊廣和南。〈《釋藏》起二，《國清百錄》二〉

深具謙挹之旨。但高人游處，觸地是安。然法宇僧坊，須盡嚴正。經云：「四事供養，一不可虧。」已勒有司修葺，願忘懷受施也。弟子楊廣和南。〈同上，王治禪眾寺書。〉

即用法諱，弟子總持和南：柳顧言還，奉旨。垂示六種捨施，及留受用。弟子一日恭　親，猶以陋薄，不稱宿心。來旨既以轉施功德，彌為增上，悲敬福田，深是平等，固非蔽識，所能周見。事事仰依，其所留者，既已不多，願恒留受用，旨遣報諮。謹和南。〈同上〉

弟子總持和南：履長戒辰，在俗咸慶。伏惟吐納禪慧，與時休和。弟子稟受以來，

粗堪靜攝，謹遣參承。謹和南。〈同上〉

弟子總持和南：爰逮來誨，須往荊楚，辭致首尾，仰具高懷。但祗稟淨戒，事成甫爾，宿昔疑滯，匪遑諮決。闍梨和尚經稱，勝田種子雖投，嘉禾未植，方用心形，永伸供養，庶憑善誘，日灑塵勞。凡厥共緣，依止有地。斯亦舟航兼運，利益弘多。如來化導，何必止還天竺？菩薩應變，本無定方。深願坦然，以虛受物，遲延展禮，面當諮遜。謹和南。〈同上〉

弟子總持和南：逮旨。須取明二日垂別，修復未周，便深傾欵。弟子前昨晝夜，熟更惟忖。智者至止以來，未經一夏，兼荊、潭路遠，安居將促，江波浩蕩，行程難期。既去此處，又不至前所，半途結夏，投止亦難。又案經律，一夏供養安居僧，福田無量，況乎師道，及大眾力。凡夫淺薄，本資勝緣，菩薩大慈，須受應供。暮春行謝，首夏向臻，九旬忽違，四事虛棄。修心與理，於情匪安。今欲仰留，度夏發遣，冀不半途飄露，脫疑下邑喧湫。須依林壑，安居攝山，亦當為便。若法歲將滿，預勒蔣州裝船，南出石頭，西浮彌易。既乘爽節，因得順風，去留之宜，事理咸會，此間彼處，仰聽擇一。意不可盡，辭豈多宣。謹和南。三月一日。〈同上〉

弟子總持和南：復逮今旨，欲遂前心，功德因緣，豈敢違忤？謹遵宿願，即命所司發遣。發日離晨，仰聽仰擇。庶解夏非遠，秋水乘流，賜　來期，必當無爽。用茲歡喜，以蠲悲欵。謹和南。〈同上〉

弟子總持和南：爰逮高旨。騰蔣州僧所及，竊以僧居望剎，食惟分衛，所立精舍，本依聚落。近年奉詔專征，弔民伐罪，江東混一，海內乂寧，塔安其堵，市不易業，斯亦智者，備所明見。而亡殷頑民，不慚懷土；有苗恃險，敢恣螳螂。橫使寺塔焚燒，如比屋流散，鐘梵輟響，雞犬不聞。廢寺同於火宅，持鉢略成空返，僧眾無依，實可傷嘆！彼地福盡，方成丘墟。所餘堂塔，本不壞毀，其有現僧，亦許房住。唯虛廊檐宇，會當倒壓，所以移來，還充寺館。其外椽版，權借築城。若空寺步廊，有完全者，亦貸為府解。須一二年間，民力展息，即於上江結筏，以新酬故。本勒所司，具條孔目，無慮零漏，恐遠僧未能曲見。頓用仰誣，必願言提，冥諸其掌，猥延滿札，悚側良深。謹和南。〈同上〉

弟子總持和南：垂誨述江州、潯陽、廬山、東林寺、峰頂寺，須令弟子並為檀越主。山嶺盤秀，下屬江湖，香爐層峰，上虧雲日，仙人之所戾止，隱淪於焉不歸。況乎慧遠

法師，勝依結構，謝客梁元，穿池重閣，景師息心，神應峰頂。智者憩歷，踵武前賢。師嚴道尊，實深隨喜。所恨寡薄，無益將來，庶藉薰修，方證常樂。兼陳二寺，偏近驛道，行人往來，頗成混雜。須勒彼州，令去公私使命，不得停止。即付所司，依事頒下。謹和南。三月一日。〈同上。〉

弟子總持和南：奉旨。今日齋竟，即事登舟，睽阻方遙，彌以傾欵。垂示法相，雖文旨淵賾，源本難尋，而教門方便，開悟易益。恭承善誘，永以受持，庶藉津梁，得無退轉。自服膺至道，每沾弘護，將事遵途，復降良藥，沐浴慈被，伏用淒荷。謹和南。〈同上〉

弟子總持和南：親信傅仲詵還，逮去月朔旨，用慰延結。熱猶熾，願道體休和。仰承經過攝山，鍾岫寺塔安善，徒眾和肅，仍留二十僧，權停開善。進至匡岳，結夏安居，東林禪閣，還為一寺。峰頂精舍，復皆隨喜。敬緣勸發，獲此薰修，用　辱身田，方流法雨，金光明福，喜荷彌深。弟子去月十四日始度朱方，風土異宜，流金在節，攝衛多不調適，每有劣然。二十九日來石頭，稍已平復。自江浦違心，馳情彭蠡，以日為歲，無時暫忘。願未解夏前，預整裝束，法歲若滿，即事西浮。彼聞酬願，務令在促。非但弟子蔽識，希護周爰深，恐禪慧學徒，咸思鑽仰。宣尼在陳致嘆，自衛便歸，屈道紆情，事非為己。今遣主簿王灌，指往祗承，並貢別牒，用忘存著，敢略繁辭。謹和南。七月一日。法衣六件，鹽一百斛，米一百斛，右件其鹽米悉出江州正倉，王灌齎合魚開送。〈同上，王遣使往匡山參書。〉

弟子總持和南：東林山寺使至，逮八月八日誨，用慰馳結。仰承已往衡山，至當稍久，法緣若竟，願即沿流，冀在歲陰，必期展覲。弟子渡江還，去月初移新住，多有造次，未善安立。來旨勖以法事，實用慚悚。始於所居外援建立慧日道場，安置照禪師已下。江陵論法師亦已遠至，於內援建立法雲道場，安置潭州覺禪師已下。即建深善，輒以咨知。仰承相次，為營功德，深荷扶助，難用遠陳。而發此至江州，遂下請僧料，云何能得相資。前施鹽米，其米回入東林，鹽已上路，盈長之外，乃可別營功德。今山僧返路，行用仰酬，尋別遣使迎延，願預整歸計。江山遼夐，豈盡誠曲？謹和南。十月十日。〈同上〉

弟子總持和南：歲聿云暮，寒氣殊重，禪悅經行，願常安樂。弟子頃來，每多勞疾。但睽覲稍久，唯用傾結。仰度所營功德，已當究竟。今遣左親信伏達奉迎，願便事沿流，延遲咨具。謹和南。十一月十五日。〈同上，王遣使潭州迎書。〉

弟子總持和南，暄和道體勝　。仰揆衡岳法事，久當圓滿，江陵功德，復應成就，隨喜之至，難用勝言。弟子今入朝覲，行次陝州，馳仰之誠，與時而積。故遣使人迎候，希便進道。來月下旬，唯遲祗接。路首匆促，豈復委宣？謹和南。二月二十二日。〈同上，王遣使荊州迎書。〉

弟子總持和南：仰違移歲，馳誠載勞，兼事入朝，彌增延屬。武關雖阻，荊近於吳。是以暫停陝州，遣使承接。行人返命，具奉覶縷。非唯年尊疾動，又已結夏安居。理事相推，固須停止。弟子還鎮非久，便願沿流，仰會江都，庶應旦夕。將聖德果，亦復差機。因緣多端，請不勞慮。謹和南。九月十日。〈同上，王於長安遣書。〉

弟子總持和南，僧使智邃來，奉五月二日誨，用慰馳結。仰承衡岳功德圓滿，便致荊巫，履涉虧和，深以傾悚。弟子於江都入朝，至陝關眩瞀，停岐陽，腹內又不調適。去月末還京輦，如欲相承，猶自羸艹爾，未即祗覲，望云延願珍納。行人今返，辭豈宣具。謹和南。〈同上〉

弟子總持和南奉旨，於荊州當陽縣境玉泉山陲，為建伽藍招提行道，圖寫地形，具以賜示。伏以布金遍地，買園建立，奉置三尊，永流萬代，唱誦所不能贊，算數所不能量。孰意輕微，頓蒙創造，循復來旨，爽然失厝。既事出神心，理生望表，無容違拒，苟作形跡，即具聞奏。嘉號乃覃，名符天冠道場，聲滿恒沙世界。福報仰歸，遜辭難渺。謹和南。〈同上〉

弟子總持和南：垂旨令撰衡岳禪師碑文。郭有道之無愧辭，高德逾此；陸士衡之披文想質，弟子多慚。既蒙獎成，敢不克勵？邯鄲絕妙，深恐難工；還鎮病瘳，庶或勉強。循覽行狀，用難思議。佛澄道安，寧復過是？謹和南。〈同上〉

弟子總持和南：垂賜萬春樹皮袈裟一緣，述是梁武帝時外國唯獻四領，今餘一而是建初烏瓊法師所披。謹尋菩薩戒稱所著袈裟，皆染使壞色，況復自然嘉樹，妙采天成，相應之言，無勞外假。萬春表長生之稱，二翼合善譬之辭，永服周旋，恒充布薩。常事半月，豈唯元日？著如來衣，深荷慈獎。謹和南。〈同上〉

弟子總持和南：率師別牒、五采幡錦、香爐檀等十種，示表微誠，薄申法貺，鮮陋追悚。謹和南。〈同上〉

弟子總持和南：仰違已久，馳系實深。獻歲非遙，傾遲虔禮，暮春居節，當遣奉候。謹和南。九月二十四日。〈同上，王在京遣書。〉

弟子總持和南：適逮近旨，用慰馳情。春暄，願道體康勝。玉泉創立道場嚴整，禪眾歸集，靜慧日新，隨喜之深，難以辭諭。弟子始服三石散竟，調息勞心。秋仲歸蕃，請夏訖沿下，在於拜覲，差當匪奢。其間珍德，今遣統軍魯子雀往祗承。謹和南。〈同上，王在京重遣書。〉

弟子總持和南：仲秋轉冷，仰惟道體康　。弟子即日粗可行，末由虔禮，但增延結。願珍德，謹遣修承。謹和南。〈同上，王從駕東岱於路次書。〉

總持和南：寒氣漸嚴，仰惟康豫，動寂怡神，興居安悅。弟子陪奉鑾駕，旅次長奉，遠憑勝力，行往安隱，瞻言祗覲，庶或匪遙。願珍重，此不宣具。謹和南。十月十九日。〈同上。案《隋書·文紀》，十四年十二月，東巡狩。十五年三月至自東巡狩。今此兩書云仲秋云十月，與史異，當有一誤。〉

弟子總持和南：獻歲春明，仰惟道體勝豫。禪悅法喜，眾咸集業，功歸有在，悉由明導。敬憶江都，暫欲西上，先到衡岳，用賽師恩，次往渚宮，以報生處。虔承此旨，衛送大江。陽子臨流，具申來請。即蒙開許，還至觀濤。年來歲往，寒暑屢更，恭聞功德圓滿，遠難贊述。弟子多幸，生在佛家，過庭所聞，匪直詩禮，轉輪斯奉，實惟旦暮。今者陪扈鑾輪，軟發自京，言停洛陽，又止歷下。此示望之禮，本自《虞書》，巡會之聲，盛於姬典。至尊憲章先古，允葉人神，相風指南，奉朝東岱。以今月十一日吉辰，宗事云畢。於時天地載廓，日月增華。休氣神光，燭近被遠，靈芝競吐，山谷連木，並秀宮壇。　聾　瞽　之徒，無醫而自愈；扶老攜幼之侶，不謀而同到。臣子殫見，事非虛飾；一物得所，萬里斯應。師資至重，敢不稍聞？弟子戀蕃，即辭行所，夾鍾將末，必屆揚州。今遣奉迎，便願沿下。餘春未盡，必希拜覲。其間珍德，續復祗承。謹和南。正月二十日。〈同上，王還蕃遣迎書。〉

總持和南：前揆菩薩天冠，率爾之式樣，深嫌不工。即用呈簡，爰逮今制。思出神衿，圖比目連，妙逾郢匠，開士五明，此居其一。金剛種智，茲焉標萬。是知因地化物，不可思議，接引隨方，多能盡達。冠尊於身，端嚴稱首，跪承頂戴，覽鏡徘徊，有飾陋容，增華改觀。弟子多幸，謬稟師資，無量劫來，悉憑開悟。色心無作，觸仰勝緣，度

脫舟航，何慮不果。但戒為基址，信實行先。保解毗尼，昔年虔受，身雖疏漏，心護明珠。而定品禪枝，屏散歸靜，猥以凡薄，荷國鎮蕃，為子為臣，難虧難怠，豈藉四緣，能入三昧，此非臆斷，實荷誠說。經稱非禪不智，非智不禪，定解相資，能證無漏。又電光斷結，其例甚多，慧解脫人，厥朋不少。即日欲服膺智斷，率先名教，永泛法流，兼同治國，未知底滯，可開化不？師嚴道尊，可降意不？宿世根淺，可發萌不？菩薩應機，可遵時不？若未堪敷化，且暫息緣；如可津梁，便開秘藏。書云民生在三，事之如一。況覃釋典，而不從師？今之慊言，備瀝素款。成就事重，請棄飾辭。謹和南。六月二十一日。〈同上，王謝天冠並請淨名義疏書。〉

弟子總持和南：仰逮還旨，猶秉謙尊。循復久之，恍如自失。共功以學，貴承師事，推物論歷，求法界緣，厝心有在。若習毗曇，則滯有情著；若修三論，又入空過甚。成實雖復兼舉，猶帶小乘，釋論地持但通一經之旨。如使次第遍修，僧家尚難盡備，況居俗而欲無崖？當今數論法師，無過此地。但恨不因禪，發多起諍心，達者無違，求那明偈。仰惟厚習善根，非一生得。初乃由學，俄逢聖境，南嶽禪師，親所記　，說法第一，無以仰過。照禪師來，具述此事，於時心喜，已域寸誠。智者昔入陳朝，彼國明式，瓦官大集，眾論鋒起。榮公強口，先被折角，兩瓊繼軌，截獲交綏，忍師讚嘆，唯唱希有。弟子仰延之始，便事勝集，屈登無畏，釋難如流，親所聽聞，眾咸瞻仰。適承前往荊楚，講《法華經》，舊學名僧，莫不歸服。故知非禪不智，驗乎金口。比成名僧所說，智者融會，盡有階差，譬若群流，歸乎大海，此之包舉，始得佛意。弟子即日而不依請，譬彼彌勒，今當問誰？唯願未得令得，未度令度，樂說無窮，法施無盡。復使顧言，稽首虔拜。謹和南。六月二十五日。〈同上〉

弟子總持和南：逮旨送初卷義疏，跪承法寶，粗覽綱宗，悉檀員外，耳未曾聞。故知龍樹代佛，不可思議。今所著述，肉眼未睹明暗。謹復研尋，遲比覲接。謹和南。〈《釋藏》起三，《國清百錄》三〉

弟子總持和南：荊州玉泉、十住兩寺，近既賜令檢校，今須書及江陵總管，當勒所由，終聽僧使奢促。弟子仰蒙淨戒，宿世因緣，稍希義理，智波羅蜜，爰降開許，始制義疏，方憑沃答，向入慧門。昔年仰請棲霞，時往觀行，政為密邇，朝發暮到，應可諮決，不異邑居。行道本貴安心，寧勞過遠？天台之路，幸願輟情。屈己為人，菩薩有賜，於專契弗敢違。前都不知淨人善心，已墮僧數，濟度無隔，唯用隨喜。謹和南。七月二十七日。〈同上。〉

總持和南，復垂誨旨，益具仁慈。開士位懷，隨感必應，本誓願力，何患不果。政言服道日淺，未堪違遠，深憑護念，開示悟入。玉泉、十住，天台本居，仰由勝功，能得建立。方須影響，永至金剛。江陵書及，會稽教下，並勒所司，以時發遣。謹和南。七月二十九日。〈同上〉

總持和南：方要仰延，雨乃暫阻。明間若晴，別當遣信。謹和南。七月二十六日。〈同上。王迎入城，礙雨移日書。〉

總持和南：霜寒，道體康勝？弟子還來甫爾，未暇迎延，馳情已深。今遣候接，冀近祗覲。謹和南。九月十六日。〈同上〉

總持和南：麥序氣清，道體和適，福慧莊嚴，與時高勝。弟子至來未久，粗復可行。近頻隆兩書，爰垂示功德，玄義刪削，文句入初。其舊維新，從粗至妙，會須披接，方豁煙雲。春律已謝，夏坐方結，敢違經教，涉暑出迎。白露宵團，秋風葉下，必預舟楫，迎覲江陽。然仰勞著述，已渺數載，般若多障，近願成功。日就月將，庶方啟沃，率貢別牒，示表虔誠。在敬無文，仰揆弘亮。其間珍德，續事音語。謹和南。〈同上，王遣使入天台參書。〉

總持和南：霜氣已緊，蚊熱久祛，方恐洞洹，預取調適。今遣奉迎，祗禮非奢。謹和南。九月二十二日。〈同上，王遣使入天台迎書。〉

總持和南：仰承出天台，已次到郯石城寺，感患未歇。菩薩示疾，在疾亦愈。但於翹誠，交用悚灼。今遣醫李膺往處治，小得康捐。願徐進路，遲禮覲無遠。謹和南。〈同上，王參病書。〉

與東林寺僧書

極暄，法師道體如何，眾內咸宜也。雁門遠法師四依菩薩，翻飛朔野，棲息南山。自斯而後，名德相繼。智者見令為寺檀越，顧修寡薄，非敢克當。獎導既引，良深隨喜。敬德指此承問。楊廣和南。三月二十一日。〈《釋藏》起二，《國清百錄》二〉

與禪閣寺僧書

春序將謝，道體何如？僧眾清善。匡山佛寺興自慧遠法師，法師師於彌天道安，安師於佛圖澄，妙德相承，莫之為最。江東龍藏，悉本雁門。雁門上人創跡廬阜，自梁及晉，止有東林。陳晚澆漓，別生禪閣。僧徒好異，豈稱至和？智者爰居，還須合一。想均願海，更無異味。行人將送過指此相聞。楊廣和南。三月二十一日。〈同上〉

與峰頂寺僧書

暮春暄和，寺眾清勝。禪悅法喜，致足恬懷。爐峰香氣，煙霞共遠。智者經托勝地，為在總內，令為檀越，誠深隨喜。更追厚愧，善當敬勖。楊廣和南。三月二十一日。〈同上〉

與達奚長儒書

智者禪師德尊望重，近年紆道，爰授淨戒。今修治彼州十住寺，造立西徂玉泉寺，並見請為檀越。復聞公等，多結勝緣，大乘運通，良深隨喜。師今遣僧使志果、法才二人，還就玉泉寺法璨道慧法師、十住寺道臻法師經理，想加心影響，獎成妙業。公私覃福，幽顯同賴。法事遠白，不復暄涼也。楊廣呈。八月二日。〈《釋藏》起三，《國清百錄》三〉

敘曹子建墨跡

陳思王，魏宗室子也。世傳文章典麗，而不言其書。仁壽二年，族孫偉持以遺余。余觀夫字畫沈快，而詞旨華致。想像其風儀，玩閱不已。因書以冠於褾首。〈《甲秀堂法帖》〉

殤子銘

世途若幻，生死如浮。殤子何短，彭祖何修！嗚呼余子！有逝無留，永為法種，長依法儔。〈《續高僧傳》，十□法藏。煬帝進太尉時，第三子夭，瘞於濟法寺。乃勒銘，因施寺僧法藏靈壽杖。〉

隋秦孝王誄

維開皇二十年六月二十日丁丑，上柱國秦孝王薨於仁壽宮。嗚呼哀哉！八元八凱，濟濟虞則；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赫赫周國。於穆孝王，紹彼明德。天實喪予，殲我剛克。嗚呼哀哉！如何上靈，降此災否。國喪宗臣，家亡千里。嗚呼哀哉！爰初不豫，冕旒視疾。及至大漸，停鑾駐蹕，親臨屬纊，俯觀徹瑟，悲動皇情，痛深慈膝。一辭明世，千秋長幕；□□如何，綿綿終古。仲秋卜宅，將歸泉戶，梁山之陽，永寧後土。嗚呼哀哉！余寡兄弟，愛篤彌深，奄然零落，痛體傷心。嗚呼哀哉！追悼無及，永分古今。神雖虛翳，徽聲靡替，誄王德音，貽千百世。乃作誄曰：皇隋啟運，應天順民。保茲七百，靜彼四鄰。利建宗子，藩屏懿親。孝王惟允，俾侯於秦。爰自聖章，天性誠願。色養烝烝，孝立名建。恭近於禮，恥辱斯遠。嘉之弗忘，懼而無怨。孝悌之至，通於神明。溫溫居德，肅肅厲精。恭敬表志，退讓為情。韡此棠棣，敦斯　　。仲稱令弟，叔曰仁兄。猗歟我弟！好學無替，九流日修，三餘卒歲。琴台夜開，書帷晝閉。聰敏若神，雄辯無滯。妙矣聲律，明哉龜筮。玄象風角，于焉及睿。允文允武，多才多藝。惟善惟樂，為仁為惠。天挺出群，英圖命世。欽若孝王，容止堂堂。振鷺將集，鳳雛斯翔。人之領袖，國之輝光。輝光伊何，肅肅翼翼。義以處身，仁以經國。明燭縈符，財成淵塞。靖恭爾位，好是正直。令聞令望，無反無側。皇枝良幹，日富英聲。宣風作伯，盤古維城。東京舊都，河南殷博。惟我哲王，行台惟寞。飛轡崤、函，褰帳伊、洛。德被汝墳，仁行鞏亳。西秦右地，實賴英雄。實惟王化，乃即龜蒙。惠和布澤，易俗移風。亹亹孝王，仁而能斷；德敷大國，有符公旦。移鎮樊征，述職江漢。地接寇讎，棱威靖難。文德招遠，懷勞伐叛。暫輟外藩，入侍天軒。典茲戎衛，仍居納言。寶斂橫曜，豐貂尤溫。周衛清切，敷奏便繁。獻替惟允，禁旅斯敦。偽陳不恭，軼我炎鄙。王赫斯振，將清江涘。圖斯元帥，難全其備。唯我孝王，膺茲無愧，恭行天討，受　建旗，申威鄂渚，鞠旅江湄，軍容赳赳，逋丑衤 思々，雲陳不布，高城靡恃，泥首銜璧，請命於臺，兵不血刃，野無橫屍，善戰不陣，我弟於茲，金陵戡定，飲至京師。廣陵、淮海，一都之會，牧彼頑民，作相於外，時兩隨車，棠陰逐蓋。惟晉太原，寄隆望大，表裏山河，要衝襟帶，東自維揚，回旌轉旆，善政廉平，於斯為最，胡虜畏威，氓黎荷賴，烽火戎馬，俱清邊界。寒暑失御，庸衛弗開，言旋京邸，去彼叢臺，扈駕仁壽，撫席巖隈。連綿藥餌，歲去年來，秀而不實，禍極生災，天胡不弔，木壞山頹。嗚呼哀哉！至尊廢朝而悼傷，皇后輟膳而摧痛。甚秦國之永辭，劇梁武之長送。昆弟哀哀而日嗟，僚友嗷嗷而悲慟。嗚呼哀哉！歎日月之不居，何卜遠之詎促，旌旐飄　而從風，笳管酸嘶而響谷，服馬顧而不能行，輓夫悲而不成曲。霜霰落兮山谷寒，木葉下兮丘隴殘。風颼颼而吟樹，泉幽咽而悲湍。離群之獸絕跡，孤飛之鳥悲酸。背離宮而東轉，歷山邸而北度，去甲第之樓臺，即荒田之丘墓。昔時鳴鑾而戒途，今日靈　而而啓路，臨朝謁之平衢，永絕茲之一步。儻若神而有靈，幾悲傷而留顧。嗚呼哀哉！棄永日之昭昭，襲長夜之修悠，苦玄扃而無

曉，悲黃泉而永幽。湮盛年於萬古，沮壯志於千秋。嗚呼哀哉！慟反哭於秋季，悲復歸於故地，尹形遊而不遷，何魂塋之空志。嗚呼哀哉！酒樽浮塵兮獨滿，琴絃含風兮自斷。冥夜久其何期，焉知歲月之長短。孝王與我，體密情親，孔懷之篤，有逾常倫。昊天何酷，哀哉哲人！奈何吾弟，先我長淪，煩冤痛毒，悲恨何陳。嗚呼哀哉！痛母弟之同胞，棄共被之寒郊。豈止三荊之變色，非為四鳥之分巢，遽一朝而云逝，曷何去而何止。形未捨目，言猶在耳。彼蒼者天，子何甚矣。　　友於，哀哀吾子。痛當奈何，痛當何已！想彷彿而不見，猶盤桓而佇立；空撫膺而莫追，抑飲淚而何及。嗚呼哀哉！嗟地久而天長，終倫彼乎幽方，徒春華而秋落，不復見我弟兮孝王。何謝安之蔬食，豈子路之喪亡。獨端憂而無告，徒哽塞而追傷。悲莫悲兮長別，痛莫痛兮終絕。因悽愴以寫情，慟人琴而永訣。嗚呼哀哉！〈《文苑英華》八百四十二〉

上一卷

下一卷

全隋文

此隋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